



## 约翰·丹佛与上海的微风

■ 陆俊超 (上海)

生活在上海的日常,有时一阵风吹过来,不禁会想起约翰·丹佛和那首名为《上海的微风》的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读大学的一间宿舍内,每天中午十一点半,都会有人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上海电台的一档“外国音乐节目”。这些音乐跟当年翻译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一样,新奇又有冲击力,有保尔·莫里亚乐队的轻音乐,朝阳乐团的电子音乐,还有美国乡村音乐,最脍炙人口的是卡伦·卡朋特的《昨日重现》和约翰·丹佛的《故乡路带我回家》。每到这个时刻,宿舍里的六位中文系男生听得摇头晃脑、如痴如醉,还不时地合着音乐节拍击掌、敲打桌面。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培养起了对诗歌和流行音乐的兴趣。那时校园里流行起吉他弹唱,体育系一位姓桑的学长弹得一手好吉他,特别擅长台湾校园歌曲和美国乡村歌曲,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吉他老师。记得我的第一把吉他是上海乐器厂生产的“美声”牌民谣吉他,八十元的价格在那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一群各个专业的发烧友还联合音乐系的同学办了一本叫做《师院音坛》的刊物,其中一期上就有约翰·丹佛作词作曲的《上海的微风》,还由精通乐理的同学配上了吉他谱。

在我看来,丹佛这首歌的英文歌词写得特别富有诗意和美感。他叙说自己身在西半球,想象上海的公园里和浦江边,恋人们手牵手悠然漫步,沁凉清新的风阵阵吹过。他说自己虽然身在五千里之外,但可以借助天上挂着一个老月亮,向着东海之滨传递思念和祝福。轻松舒缓的旋律,伴着吉他和弦,娓娓道来的吟唱,不由地令人沉醉。可惜后来因为学业紧张,我的吉他开始蒙尘,一直到毕业都没学会这支歌。一九九二年,约翰·丹佛终于实现了中国行的梦想。这一年秋天,他在北京、上海举办了个人演唱会。遗憾的是那时的我初为人父,因为时间和金钱上的窘迫而没能现身现场。后来总算托人买到了一盒演唱会的录像带,于是反复温习那些早就熟悉的歌。五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十月,约翰·丹佛在加州驾驶私人飞机失事,国人心目中的一代乡村音乐巨星就此陨落。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今年正好是八十之年。

几年前,我在手机上安装了QQ音乐,闲暇时就会听上一曲,其中收藏的歌单里就有这首《上海的微风》。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页上写道:这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作品历久弥新,隽永绵长如陈年佳酿。永远怀念那个美好的青春时代和曾经深爱的歌手……

## 千古一佛大象山

■ 刘志宏 (甘肃)

甘谷大像山,位于甘肃省甘谷县城西南2.5公里秦岭西端的文旗山上,是古丝绸之路甘肃东南部融石窟和古建为一体的重要文化遗存之一。一个艳阳秋风,我拜访了这座神山。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丈,自山顶至山下二千二百三十尺,有阁道可登。”大像山自从以大佛闻世更名后,世人一直沿称大像山,大佛为释迦牟尼佛。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深入研究了佛的出生、历史、典故后,根据释迦牟尼“乘象入胎”的传说,认为起名大象山更为确切。198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将大象山石窟正式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沿着陡峭长廊攀步而上,只见小道台阶起伏跌宕,碎石嶙峋,古迹辉煌。自下而上——观赏观音洞、罗真殿、接引佛殿、文昌阁、鲁班殿、

无量殿、大佛殿、三圣殿等,叫人印象深刻。登上大象山,零距离瞻仰镶嵌在洞窟里的大佛,你就会为他的精美绝伦雕塑艺术而叹服。“岩头云涌朝金像,龙背人来入画屏。”据考证,甘谷塑佛造像可远溯北魏时期。大象山释迦牟尼佛塑像高23.3米,宽10.02米的大佛,造型高大雄伟,令人仰止,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可视为西方装饰性雕塑和中国写意性雕塑完美结合。因此,体现在大佛身上的这座佛教名山除了具有拔地而起,凌空欲飞的外观形象外,更给大象山一种远远超越宗教意义、哲学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涅槃,一种和时光一起飞越天堑的永恒。大佛洞窟两旁,依山附势修有长廊,如同一条腰带。廊上窟龕相连,巍峨壮观,现存二十二个窟龕,大都平面近方形。正壁开大圆拱龕和设高坛基,并有僧人修行的禅窟,这是大象山窟龕特殊之处,在全国也很罕

见。“群峭碧摩天,巍峨大像悬。”由于大佛立在悬崖峭壁处,不能远距离瞻仰,只能仰起头拜谒1600多年的这尊神圣。仰头瞬间,就觉得大佛双眸炯炯有神,光彩夺目。原来它是用个黑釉大缸一劈两半镶嵌在眼框里,并且大缸的位置超出了下眼睑的位置,从头顶看上眼睑高出大缸做成的瞳仁,瞳仁又突出于下眼睑,乍一看合雕塑规律,但站在下面的感觉,眼部的雕造正好与正常人一样,目光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当年的大师们,就已经非常精确地计算并运用了视觉误差原理,使大佛才有这种视觉上的真实和谐。大佛的两个鼻孔微微翕张着,屏耳静听,似乎可以清晰地听到那从容而均匀的鼻息。如果也从头部附近看,就会发现,那鼻孔竟不是朝下的,而是大角度朝前的。这种对视觉误差的灵活处理,使人为的错误达到了一

种生活与艺术相融的真实。大佛的耳丰颐、圆润、挺阔,细细看来好像和常人的不相符,长到了于额平齐的颞部。但这种设计,让我们不管从脚下、山下看,它都是那么地自然惬意。大佛的眉苍黑如黛,眉骨高耸,眉峰高翘,放在这双睿智的眼睛上,简直有一种超凡脱俗之美。为了长久保持和清晰醒目,艺术家们先将眉骨夸张隆起,再在隆起的眉骨上刻出两道深深的凹槽,然后添充色彩,达到逼真的美学情趣和审美效果。大佛微翘上翘的蝌蚪状短须是举世罕见,叫人觉得此举多了几分人性的光辉,多了几分亲和力和吸引力。

说大象山大佛是千古一佛,自有它的缘由。一千多年来,无论沧海桑田,云舒云卷,甚至烽火硝烟以及自然灾害,甘谷大佛都保持着那种昂首云天的轩昂气度,那种悲度劫的静穆慈祥。不管从哪个角度仰望,两百米的落差间,大佛

依旧慈祥地端详着人间,丝毫没有因之而产生视觉失真和比例失调。所以,大像山大佛被专家誉为“国之瑰宝”。1983年,著名雕塑艺术家温庭宽先生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这尊大佛的美之所在,并认为甘谷大佛,国之瑰宝,文化遗产,值得重点保护。

“乾坤造化岂容推,十丈金身孰劈开?”古人登临此山,大多为大佛的巍峨壮观、美轮美奂以及建造者匠心独运的手法而折服,溢美感慨之词自然而生。站在山顶,遥望眉前风光,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远处山若隐若现,整个县城尽收眼底。值得一提的是,大象山还有一处开凿在峻险崖壁上的千佛洞,仅有一个小巧洞窟供人出入。我觉得这个洞值得观赏,虽然是近年来的塑像,但其近千尊栩栩如生的塑像值得点赞。众佛有安坐如磐石,有长卧如横云,有默立,有飞度,有诉有诵,有含笑不露,皆为慈眉善目,姿态迥异,气象万千。四壁多绘佛传、因缘和本生故事。当我跪于蒲团上膜拜时,佛龕前袅袅腾起的香火伴着钵声清脆的声音,让人心安神宁,心中所有的怨念和阴郁得到了化解,心灵更加纯净并又一次种下善根,真的感谢佛法的力量。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大象山庙会如约而来。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一天朝拜大佛人数最多时可达十多万人,远至陕西、河南、安徽、四川等十多个省的客商千里迢迢也来参会,盛况空前。僧尼之流云集永明寺参拜,士庶妇女携幼扶老,至寺庙沾香敬佛,还愿圆梦。下得山来,回眸屹立在千仞悬崖上的这尊大佛,虽然默默无语,但千百年来,他坚定地守望着这座留有佛祖足迹的灵山,祈祷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日子,期盼着甘谷这块厚重的土地一次次燃起炊烟的希望,放飞创造的图腾,书写爱情的硕果,普渡生命的轮回……



傍晚 摄影 | 裴振喜 (河南)

## 愧疚的乡愁

■ 大海 (湖南)

今日立冬。南国的丰收季节秋冬皆是,落叶缤纷更多发生于春季新叶萌生时。东山大道的樟树“丰收”毕现,熟透的球状果子香气浓郁,如伞撑开的树身仍然枝繁叶茂。冬季真至矣,顽强的粤东有了丝丝凉意。湖南老家,风吹天寒,病重延续的父亲早就棉衣加身。昨天,我的心情略显沉重。西山村罗书记传来消息:村里的涂某成去世!此前,我帮红丰、西山村4户困难脱贫户申报了中潮慈善爱心基金重大疾病救助,其中西山村一户就是涂某成。

他人的逝去,再次勾起我对病中父亲的深深牵挂,萌发无法返乡照顾的厚重愧疚。

居住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又住院了,大妹护送他入住祁阳市人民医院。父亲在11月3日早上呼吸困难,送去医院后住进重症病房观察。父亲患得慢性阻塞

性肺气肿,肺细胞少得可怜,即便在家,每天离不开氧气机。每遇天热天寒,稍一感冒,呼吸严重不畅,急需送院治疗。医生早就和我交底,父亲在生不多,稍有不慎,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生老病死,大自然无情规律,谁都无法违背。只是父亲今年才七十。俗话说,父母在家在,即便父亲苟延残喘,只要活着,就是我和弟妹对原生家庭亲情的希望。小妹家在贵州,弟弟云南谋生,只有大妹嫁在老家,父母平常病事皆由大妹照顾。我身为大哥,又是体制内人,在乡亲们眼里早涝保收,理应多点照顾。我也一直这么认为,赡养父母,长子责任更大。遗憾的是,子欲养,而不得。我得工作繁忙,不能说走就走。父亲以前健康时,每年都都和母亲来粤我家过年。后来身体每况愈下,只能常在老家住院。老家有新

农合医保,可以报销大部分费用。虽然如此,终归难尽孝意。每次父亲住院,我都愧疚不安,第一时间划钱慰问和每天电话问候。我是党员,不信宗教。但人到中年,经历世事坎坷,心下难免有些宿命思想。父亲的病症,也是一种命运。如此安慰父亲,是希望他放下思想包袱,随安自勉。我不喜欢高调的虚伪勉励,与其要求重病患者坚强生活,不如劝慰他们面对现实看低放淡。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困苦艰难的家庭,多为大病拖累,从医保层面解决他们的困境才是根本办法。父亲出身军旅,不可谓不坚强;诸如父亲这般生理机能严重衰竭者,稍微运动更会加重呼吸困难。

每一条康庄大道之前都是坎坷泥泞。乡村振兴的路上,体会亲情厚重愈知责任重大。